



您为此书添加的 KINDLE 笔记：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作者：里德利(Ridley M.)、 闰佳

免费 Kindle 极速预览：<http://z.cn/8GiRNGr>

78 条标注

标注（黄） | 位置 199

如今有人以为过去的生活更美好，他们说，不光过去生活里的那些简单、宁静、灵性和人际交往全都消逝了，连人的品德也不复往日了。请注意，这种带着玫瑰色的怀旧，一般仅限于富裕人士。反正，你又不必使用蹲式旱厕，给农民的生活唱唱挽歌多容易啊。

标注（黄） | 位置 288

哈耶克所说：“一旦低下阶层的地位加速崛起，主要的财富收益来源就不再集中于富人之手，而是改为直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是以，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

标注（黄） | 位置 332

衡量一种东西价值的真正标准，是看获取它所花的时间。

标注（黄） | 位置 336

什么叫繁荣？这就是繁荣：你以同等工作量换取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增加了。迟

标注（黄） | 位置 367

衡量繁荣的真正尺度是时间。如果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或者亨利·福特不光让你能够更快速地前往想去的地方，还缩短了 you 为购买车票所付出的工作时间，那也就是说，他们带给你大量的自由时间，让你变得更为富裕了。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的闲暇时间来消费其他人的产品，那么你也就让对方变得更富裕了；而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时间来为其他人的消费进行生产活动，你就进一步富裕了

标注（黄） | 位置 410

一百万年来的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本性：总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极少数最成功的人，而不是知足常乐。欲望才是人的内设“程序”，感恩不是。

标注（黄） | 位置 484

鹿的闲暇时间理应比人类更多。可找到时间来阅读、书写、投资、唱歌和上网的，是人类，而不是鹿。这些空闲时间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来自交换、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鹿必须自己寻找食物，人却能叫别人帮他做，自己又为别人做其他的事情——从而让双方赢得时间。故此，自给自足并不是通往繁荣的路线。 “

标注（黄） | 位置 498

提高你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别人的生活水平：买一个奴隶。几千年来，人们也的确是这么致富

标注（黄） | 位置 506

生产意味着生产者渴望消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去从事无用的劳动呢？” [

标注（黄） | 位置 56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头一个清楚地看出[69]，知识“从来不是以浓缩或综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不完整甚至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知识比特（bit，信息量的最小单位）的形式，为不同的个体所占

标注（黄） | 位置 573

所有这一切合作的目的，就是让“少量的劳动完成大量的工作” [

标注（黄） | 位置 580

现代生活的标志性特征和生活水平高的核心定义：消费多样化，生产简单化。生产一样东西，使用很多东西。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园丁、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我后面将要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人其实是虚构出来的），则是生产多样化，消费简单化。

标注（黄） | 位置 607

所谓穷，就是负担不起以足够高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时间来购买自己所需的服务；所谓富，就是不光能够买到自己需要的服务，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服务[81]。繁荣，或者发展，正日渐等同于从自给自足过渡到相互依存，把家庭从一个辛苦、缓慢地从事多种劳动的单位，变成一个靠专业化的单一生产活动偿付便捷、快速、多元化消费的单位。

标注（黄） | 位置 674

人类消费不仅仅是出于物质主义，还成了一种寻求爱情、英雄主义和钦佩的伪宗教。

标注（黄） | 位置 679

我主张，专业知识的累积使得我们每个人得以靠着生产越来越少的东西，消费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故事。创新改变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它帮助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鼓励了时间的分工。暂时忘掉战争、宗教、饥荒和诗歌吧。这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主题：交换、专业分工以及它们带来的创新，最终“创造出了”时间。

标注（黄） | 位置 776

预防原则可以归纳为如下一句话：“绝不要做头一个吃螃蟹的人。”

标注（黄） | 位置 871

自然选择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大部分时间，自然选择不是要改变物种，而是用来延续物种的。

标注（黄） | 位置 874

物种内部的基因始终在变化，因为它要适应各种寄生虫，各种寄生虫也在适应寄主。但有机体的渐进改变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演进变化来自物种的后代取代了原先的物种，而不是物种本身的习惯发生改变。

标注（黄） | 位置 992

人们总是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赋予高价值。他们对交换依赖越多，越是专业化，交换的吸引力就越大。故此，交换成了一件能够带来无限可能的东西，一种能繁衍、能激增、能发展、能自我催化的东西。

标注（黄） | 位置 1011

真正的物物交换要求你放弃对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东西，换回你认为更有价值的另一种

标注（黄） | 位置 1218

创新的能力从何而来。[65] 专业分工能带来专业的知识，而专业的知识带来了不断的改进。专业分工还给了专家们投入时间、设计全新劳动技术的良好借口。

标注（黄） | 位置 1541

交换教会了人看出合作背后对自己蕴涵的好处。故此，人类为什么具备了跟陌生人打交道并把劳动分工扩大到敌对方的特点，这里就藏着一部分

标注（黄） | 位置 1632

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所说[24]：“我自己想要的是得到你的赞许，为了得到它，我极有可能去做你认为我应该做的

标注（黄） | 位置 1718

由于交换的存在，信任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渐成长、蔓延和深化了，尽管其间也频遭挫折。交换孕育了信任，信任反过来也孕育了交换。

标注（黄） | 位置 1729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认为[35]，人类兴盛的历史，在于一次次地发现了能造福双方的非零和交易。

标注（黄） | 位置 1918

创新，不管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上的创新，都不光创造了新的东西，也摧毁了旧有的东西。

标注（黄） | 位置 1924

熊彼特说，这叫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也就是说，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它将创造出跟模拟胶卷行业损失一样多的就业岗位，或者，消费者光顾沃尔玛所省下来的钱，很快就会用到其他东西上，于是，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新的商店很快会开起来。在

标注（黄） | 位置 1946

将来的企业不过是人员的临时聚合体，帮助人们从事方便他人消费的生产

标注（黄） | 位置 1955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创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

标注（黄） | 位置 1972

东西。“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世界银行断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人口的技能高，维持经济活动的整套制度的质量

标注（黄） | 位置 1982

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在社会中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

标注（黄） | 位置 1993

人类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的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

标注（黄） | 位置 2299

工业时代之前的经济以互惠为基础，现代经济以市场为基础，

标注（黄） | 位置 2525

专业化生产，多元化消费，是走向繁荣的

标注（黄） | 位置 2594

美国农业问题专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写道[88]：“欧洲人把最奢侈的口味强加给了最贫困的人民。”“黄金大米”的开发者英高·伯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认为[89]：“盲目地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只有吃得太饱的西方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活动。”肯尼亚科学家佛罗伦斯·温布古（Florence Wambugu）说[90]：“你们发达国家的人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辩论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但我们能不能先拿它吃饱了肚子

标注（黄） | 位置 2806

城市的存在，就是为了贸易和交换。人们在城市里分配劳动，专攻一业，互相交换。

标注（黄） | 位置 2830

商人创造财富，领袖收之国

标注（黄） | 位置 2976

大卫·休谟最早提出[34]：很多时候，政治分裂是经济进步的朋友而非敌人，因为挡住了“权力和权威两者”挺进的步伐。

标注（黄） | 位置 2989

有了贸易，好的想法才能异花授粉，造就伟大的发现。

标注（黄） | 位置 2999

按照定义，强势政府是垄断的，垄断总是会走向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自私自利。统治者们热爱垄断，因为就算他们无法把垄断权利捏在自己手里，也可以向自己偏爱的集团出卖、授予垄断权利，并向之征税。他们同样热爱另一条永恒的谬论：如果他们能规划、安排企业，而不是允许并鼓励其发展，企业会运作得更有效率。科学家兼历史学家特伦斯·基莱（Terence Kealey）指出，企业家是理性人，如果他们发现窃取财富比创造财富轻松得多，必然会去窃取：“过去10000年里的人类大战，一直是反垄断之战。” [

标注（黄） | 位置 3139

经济学家们很愿意讲“市场失灵”，没错，但更大的威胁来自“政府失灵”。因为政府是垄断者，它把自己运作的大多数事情搞得缺乏效率，陷入停滞；政府机构不断加大预算，对消费者的服务却没什么提高；施压团体跟政府机构结成了“邪恶同盟”，从纳税人口袋里压榨出越来越多的钱供自己人挥霍。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多最聪明的人呼吁政府负责更多的事情[61]，还以为只要它这么做了，下一回它就会变得更完美、更

标注（黄） | 位置 3145

明代官员社会地位高而薪俸低，两相结合必然孕育出腐败和寻租。和所有官僚一样，他们本能地怀疑创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他们花越来越多的精力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达成最初设置职位时定下的目标。诚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所说[64]：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一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

标注（黄） | 位置 3179

竞争是欧洲实现工业化的巨大动力，也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上，对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起到了牵制

标注（黄） | 位置 3230

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压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

标注（黄） | 位置 3410

人口数量远远超过食物供应的时候，人类不会死于饥荒和瘟疫，而是可以提高专业分工的程度，让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的

标注（黄） | 位置 3628

在人类这一物种当中，女性希望生育较少的孩子，高质量地抚育他们；而男性则希望生一大堆孩子，对抚养质量不怎么关心。故此，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利，节育的愿望就能占上风。

标注（黄） | 位置 3644

消费和商业是控制人口的战友，人们以消费者身份“进入市场”之后就会控制家庭规模，这一类的观点，知识分子们是不乐意接受的。患了市场恐惧症、倡导反资本主义“克己复礼”禁欲观的教授们才不想听这些

标注（黄） | 位置 3652

当劳动分工达到所有个体都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程度，不再依靠自给自足，人类这个物种的数量大爆炸就停止了。我们越是彼此依存，越是生活富足，人口就越是趋于稳定，靠地球的资源足够养活。罗恩·贝利（Ron Bailey）发表了一通跟加勒特·哈丁完全不同的看法[41]：“采取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是完全没必要的，经济自由实际上造就了一双无形而又仁慈的人口控制之

标注（黄） | 位置 3927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38]，资本主义的成就，“不见得是要为皇后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让工厂女工也负担得起丝袜，同时，她们为了换取丝袜所付出的劳动量还稳步

标注（黄） | 位置 3949

经济学家皮翠拉·瑞沃莉所说[43]：奴隶制度注定是要走向灭亡的，原因不在于劳动力市场有什么危险，而在于市场受到了抑制。

标注（黄） | 位置 4041

生产者越来越少，却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55]，就是“更少的劳动量产出了更多的工作量”。单个人可服务或供应的人数陡增，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样化实现了

标注（黄） | 位置 4317

我将思想传授他人，他人之所得，无损于我之所有；犹如一人以我之烛火点烛，光亮与他同在，我亦不因此身处黑暗。[1]——托马斯·杰斐

标注（黄） | 位置 4330

你产生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产生知识。现代世界推动繁荣的引擎，就是可用知识的加速产生。

标注（黄） | 位置 4336

传播有用的知识，会带来更多有用的知识，孕育出更多有用的

标注（黄） | 位置 4350

新知识不断冒出来，世界就不可能达成稳定状态。总会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提出新的想法，发明一种新的原子组合方式，创造或者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诚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散在整个社会，因为人人都有特殊的视角。知识永远不可能聚集在单独的一个地方，它是集体性质，不是个人性质。特定市场跟完美市场理论不吻合，并不叫“市场失灵”[6]，正如一段婚姻跟完美婚姻假设不吻合，并不叫“婚姻

标注（黄） | 位置 4363

自然界里没有均衡状态，只有持续的动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万物皆消逝，变幻是

标注（黄） | 位置 4418

诺夫·怀海德[15]（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这句话[16]呢：“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方法的

标注（黄） | 位置 4488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努力会带来惩罚而非奖励，什么样的天才也都立刻动弹

标注（黄） | 位置 4501

企业一辈子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实现成功的那一刻，因为那时候它就停止创新

标注（黄） | 位置 4621

思想观念日益频繁的交流带来了现代世界速度日益加快的

标注（黄） | 位置 4625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认为，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积累了重新搭配原子、提高生活水平的配方。

标注（黄） | 位置 4715

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通过新产品或新服务满足需求的人，创新永动机就会让他通过暂时垄断，实现短期的利润爆炸，同时，其他所有最终得以分享“溢出”概念的人，则实现爆发式长期增长。罗伯特·索洛得出结论，凡是无法通过劳动力、土地或资本增加解释的发展，都是创新的功劳；但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外部力量，是某些经济体比其他地方多出来的一点点侥幸——这跟穆勒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标注（黄） | 位置 4865

文化演进的一切信息，动态变化的重中之重——也是本书尝试传达的核心观点。真正的危险来自变化放缓。我以为，人类已经成了一台集体的问题解决机，它通过不断变化来解决问题。它靠着市场驱动的发明创造来实现这一结果：一样东西稀缺，价格就提高，价格提高鼓励人们开发替代品，提高这样东西的使用效率。

标注（黄） | 位置 4963

20]，“为了追求统治者声称是自己责任的某个遥远社会目标，无视如今尚在人间的诸多个体的偏好和利益，是历代人民苦难的共同

标注（黄） | 位置 4970

把金钱和技术视为威胁，却忽视了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泛滥成灾。

标注（黄） | 位置 4990

利德比特认为，在反动派和激进派之间，在怀旧的贵族、宗教保守派、生态原教旨主义者和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立志要劝人们保持焦虑和警醒的态度。他们的共同主题是，个人主义、技术和全球化正迅速把我们带向地狱。“几十年来一直塑造着西方时代精神、渴望停滞的社会批评家们”（语出维吉尼亚·波斯特莱尔）震惊于世界的飞速变化，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给鲁莽的商人败坏，不断抨击新生事物，急盼稳定。“要保持不同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性，必须有一定的限制。正是因为现代人没能发现这一点，才造成了这些系统的分裂和不稳定。”富裕的环保运动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说。[27] 威尔士亲王说[28]，繁荣的代价“就是逐渐损失与自然世界脉搏和节奏保持一致的和谐

标注（黄） | 位置 5003

就连好消息也被打扮成坏消息的样子。反动派和极端分子认为，“选择太多”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险——超市里陈列着成千上万的产品，每一件产品都在提醒你，你的预算太有限，你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让人堕落，让人感到困惑。“相对琐碎的选择把消费者淹没了。”

标注（黄） | 位置 5010

一部分问题出在怀旧上。就算回到公元前8世纪的黄金时代，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在怀念另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31]，那时的人们“惬意而和平地栖居在大地上，拥有许多美好东西”。打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恐怕就没有哪一代人不曾抱怨下一代软弱无能、不曾沉浸在对过去美好回忆里的。现代人对短信和电子邮件分散了注意力的无尽抱怨，其实可以追溯回柏拉图时代：那时候，柏拉图谴责写作摧毁了人们的记忆力[32]。“今天的青年”肤浅、自私、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疯狂自恋、注意力太过涣散，一位评论家

标注（黄） | 位置 5024

在工业革命期间，在封建时代，在农业社会，在新石器或狩猎采集的过去，小孩子的工作量都比自由市场的眼下繁重得多，得病的也

标注（黄） | 位置 5026

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1989年的那本畅销挽歌[35] 坚持认为转折点已经近在咫尺：“我相信，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迈过了这一转变的极限，我们已经来到了自然的

标注（黄） | 位置 5048

悲观主义论调一直是票房大热门。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称[40] 这种心态叫“集体性地拒不相信生活会越变越好”。有趣的是，人们并不把这种心态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会比事实上活得更长，把幸福婚姻维持得更久，更多地外出旅行。[

标注（黄） | 位置 5112

埃姆斯说[56]：“我们给癌症故事的棺材上钉了一百根钉子，可它还是阴魂不散地要

标注（黄） | 位置 5159

所说：“石器时代结束可不是因为石头用完

标注（黄） | 位置 5159

1943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65]，“在可计算的未来，我们的粮食和原材料都将丰富得成了累赘，总生产量将全面爆炸。矿产资源同样

标注（黄） | 位置 5416

有理由相信，所有的过去都只是开始的开始，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黎明前的曙光。[1]——H.G.威尔斯
《发现

标注（黄） | 位置 6070

人类社会是一段漫长历史的产物，它通过对有别于遗传变异的文化变异进行自然选择而演进出来（也就是哲学家丹·德内特所谓的“泡沫式”演进），是靠着个体交换的无形之手生成的突变次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决定论产物。我想要说明的是，正如性行为积累了生物演进，交换也积累了文化演进、形成了集体智慧，故此，隐藏在混乱行为底下的男女关系其实蕴涵着一股必然的潮流。它是迎头向前的涨潮，而非势如山倒的

标注（黄） | 位置 6120

在假定技术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预测未来，是一种常见的伎俩，它叫人觉得未来非常可怕。这没错。倘若发明和创造停止了，未来的确非常可怕。正如保罗·罗默所说[4]：“每一代人都觉得，要是发现不了新食谱、提不出新想法，有限的资源和不良的副作用就会为发展设下限制。可每一代人也都低估了找到新食谱、提出新想法的潜力。我们从来无法弄清，到底还有多少新的想法有待发现。”到目前为止，对人类来说最危险、最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是关掉创新的出水口。不发明，不采纳新想法，本身就既危险又不

标注（黄） | 位置 6189

历史本身并不是圆圈，而是螺旋向上，好坏双方的能力都不断增长，并通过永不改变的个人性格展现出来。故此，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尽管个体的不变本性也在演进，可人类这一种群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
